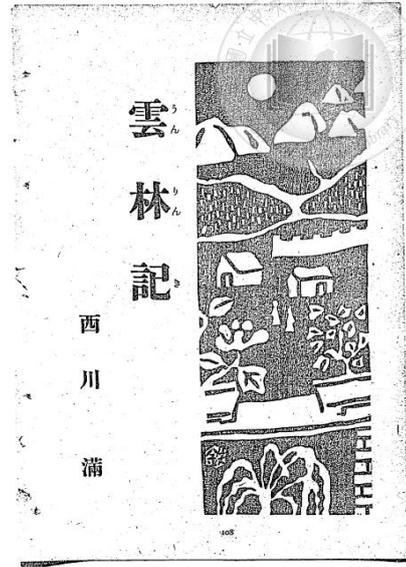


閱讀太平老街

〈雲林記〉勾起的老街初遇

「...雲林川畔羅列著數間臺灣料亭，在市街的大道上，則有雜貨店、洋裝店、榻榻米店、菸草店等商店，以及義賓閣、醉樂樓、朝鮮亭、小蓬萊等巨大的二層樓料亭...」這是在台灣生活三十幾年的日籍作家西川滿，在他的小說〈雲林記〉中，對於昭和年間斗六太平老街所描寫的景象，也勾起筆者二十幾年前的太平老街初遇。



西川滿的小說〈雲林記〉

民國八十八年的一個夏天，筆者因為一個機緣到斗六出差。每每有機會到陌生的城市，筆者總會提早一些時間抵達。那天，走出斗六火車站，市街容貌與台灣其他小鎮並無太大不同，全台都有的連鎖店也都在這裡插旗，餐飲種類也沒有令人太多驚奇，就在帶點失望之餘，隨意轉進另一條街道，眼前的街屋讓筆者有差點發出發現新天地的驚呼...

這裡是斗六太平路老街，道路兩側盡是日治時期的「牌樓厝」。然而筆者心中卻有個小小的疑惑：台灣老街的旅遊風氣已興起數年，但是相較於大溪、三峽、湖口，這裡似乎被忽略、埋沒了。然而，正因為被忽略、埋沒，卻帶給筆者一段沒被商業過度污染的悠遊時光，而且始終沒有被筆者遺忘。

二十幾年後，當筆者讀到西川滿的文章，便決心要重新追尋已雋刻心中多年的那段老街。

「斗六」呼聲遠 通衢成聚落

雲林斗六文人吳景箕（1902-1983），致力於傳統詩文的創作，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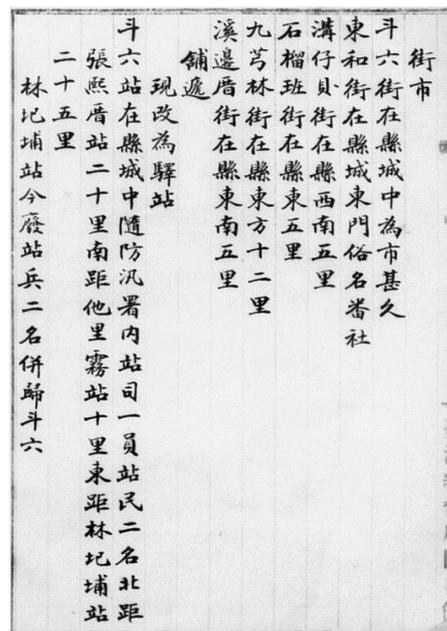
父親是著名的秀才吳克明。吳景箕有一首以家鄉歷史為內容的詩作〈斗六門懷古〉，詩首便以「故老曾為言，六星聯斗牛」、「誰知捕鹿意，番語新鉤幽」兩種說法，來探究斗六地名的由來。

「六星聯斗牛」是斗六老一輩人的傳說，指斗六天空為各由六顆星構成的斗宿和牛宿的分野處，不外乎是取其吉祥的意涵、更能帶給地方福氣。但是對照台灣的歷史發展脈絡，多數人更接受後者的說法。荷蘭人佔據台灣時期即有「斗六門柴裡」的地名，簡稱為「斗六門」或「柴里」等。台灣在荷據時期鹿群處處可見，「斗六門」是此地洪雅族族人在狩獵捕獲山鹿時發出「ㄉㄨㄨ ㄨㄨ ㄨㄨ」的歡呼聲來慶賀打獵的豐盛成果，後來以閩南語之發音譯成漢字。

不過也另有文獻認為斗六門的「門」字，是因為此處位於諸羅縣東方的重要通道與關卡，以突顯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斗六位居嘉義通往竹山（所謂「前山第一城」）的入山要道之中，如果把範圍拉大，更是古坑山區、嘉南平原、濁水溪流域、南投山區等四者交會的交通輻輳。光緒十七年（西元 1891），邵友濂繼任台灣巡撫，以縣治在林圯埔（今南投縣竹山鎮）過於偏東甚為不便，更直指「林圯埔迫近內山，氣局偏小，催科撫字，時有鞭長莫及之虞」，便將縣治遷到斗六，更加帶動斗六地區的發展。

成為雲林縣的政經中心，加上有利的交通條件，因此漸漸形成人口集中與商況熱絡的聚落。光緒二十年（西元 1894）完成的《雲林縣采訪冊》中，在街市一章就記載「斗六街在現城中為市甚久」，清朝作為南來北往的「大街」便是太平老街的前身。

而「街頭媽祖間，街尾觀音亭」的俗諺，更直接說明了太平老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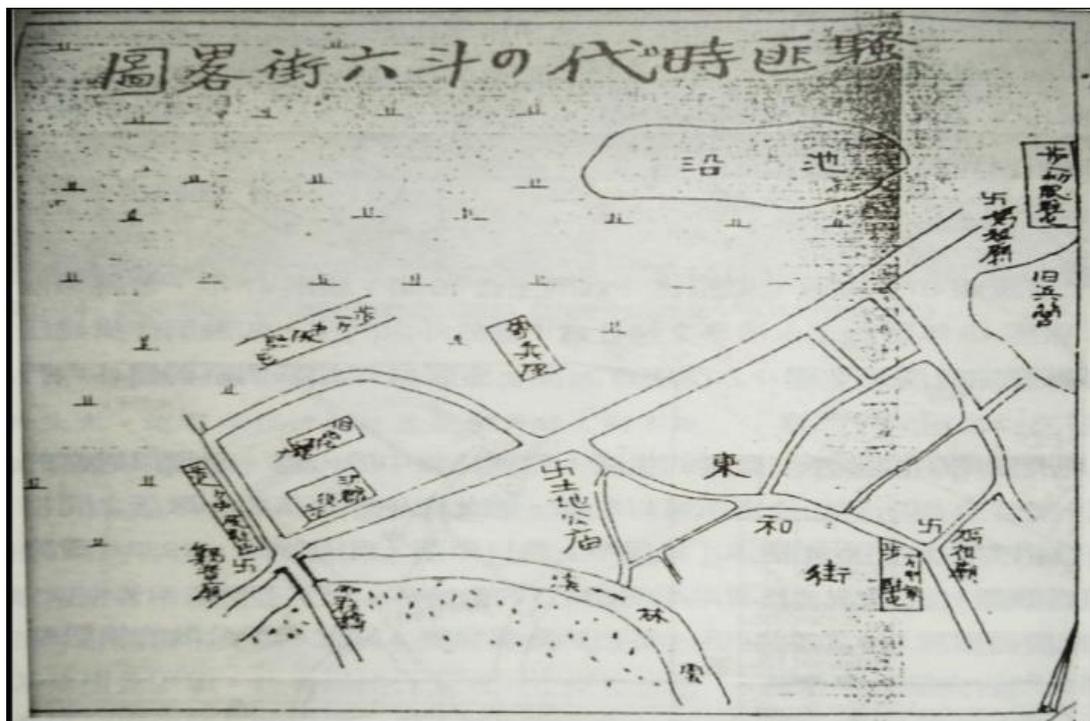
《雲林縣采訪冊》中關於斗六的記載



日治時期的永福寺（取自：台灣百年寫真 GIS 資料庫）

跟多數台灣清朝就興起的市街一樣，都與地方的信仰中心相互結合。只是今日街頭媽祖間（受天宮）在日治皇民化運動時被毀，街尾觀音亭即永福寺，成了一幢「豪華」大廟，失去傳統廟宇建築的藝術美學與民俗教化的功能，殊為可惜。

而日人繪製於日治初期的〈騷匪時代の斗六街畧圖〉中，就可以明確看到清末時斗六的街市北有池沿為界，南至雲林溪；街頭媽祖廟（受天宮）、街尾觀音亭（永福寺），還有街中央土地公間（福德宮）也都清楚標示。而市街的發展以大街（太平老街的前身）為中心，東邊有數條縱橫連接的街道，西邊則是以農田為主。儘管今天老街上以



〈騷匪時代の斗六街畧圖〉（取自國家文化記憶庫）

日治時期街屋為主，但仍然可以發現幾幢清代風格街屋，也是斗六大街在清季就已發展的見證。

荷據、明鄭時期的斗六還是平埔族人捕鹿的獵場，來到清朝因為位居台灣通往北部和東部的交通樞紐，也漸成為人口與店家聚集的「大街」，我們從日人來台的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二十九年（西元 1896）的文獻，可以知道當時所謂的斗六街聚落，就是以大街為中心，包含有西庄尾、米街、番社街、北門街、東和街南門街，當時共有 1114 戶人家，人口合計 2672 人。



使用傳統工法與材料的街屋

日人治台後，因為斗六的抗日活動難以平復，斗六整體的發展雖較其他市鎮較慢，但隨日後縱貫線鐵道通車與斗六停車場的設置，斗六如同日治時期其他因鐵道而興起的城市而更加繁榮，也漸漸成為雲林的政商中心，「大街」更因為街區改正，準備要邁入她空前輝煌的年代。

日治時期的蛻變

歷經明治維新現代化的日本，把現代化也引進台灣，而西方的城市規劃帶著比大砲更巨大的破壞力量，把台灣大小城鎮的中國式城池完全摧毀。從明治三十六年（西元 1903）臺灣總督府的公文書中，就看到已經有斗六所謂的「斗六市區改正委員會規程」，可見斗六的市區改正計畫已在此時啟動。

| | | | | |
|------------|------------|-------------|-------------|-------------------|
| 一三第 | 一四第 | 一五第 | 一六第 | 一七第 |
| 四 | 五 | 六 | 七 | 十 |
| 廳令審查規程 | 奎典日事務停止 | 斗六市區改正委員會規程 | 斗六市區改正委員會規程 | 公共埤圳歲入歲出豫算書並決算書綱要 |
| 明治三十七年九月九日 | 明治三十七年五月七日 |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三日 |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三日 |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二日 |

「斗六市區改正委員會規程」（取自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卷文書）

隔年十月，《台灣日日新報》首見斗六「市區改正」的新聞，該報導提到從去年（明治三十七年）就已經實施的市區改正後，著重在整個市區道路的拓寬，商家的生意也跟著興隆，正所謂「增廣道途。不但行人馬車便利，且有益衛生...商賈皆欲藏於市。日以繼夜。燈光焰焰。儼成夜市。」而文中所描述拓寬的「左通國民守備隊大路。右通郵便電信之路」，對照明治三十六年由台灣中備步兵第十大隊所測繪的斗六街地圖，應該就是今日的太平路老街。

市區改正 斗六市區。其間或尖或斜。或曲或控。參差不齊。其餘道路崎嶇。不足觀也已。自去年市區改易。撤去軒廠。增廣道途。不但行人馬車便利。且有益衛生。落成而後。商賈皆欲藏於市。日以繼夜。燈光焰焰。儼成夜市。迨此次雖北門街撤去數拾戶。米街撤去瓦店拾餘座。而市街可壯觀遊。且各處路徑平坦。從西門汽車停車場。直可入大街。橫可通廳內。左通國民守備隊大路。右通郵便電信之路。該家屋被撤者。人人勇躍尊命。預備搬移。依期限內。早已告竣。急公忘私。無煩官長告戒。想民風日臻文明矣。



斗六「市區改正」的新聞
（取自明治38年10月24日台灣日日新報）10-24

明治三十六年由台灣中備步兵第十大隊所測繪的斗六街地圖局部

根據斗六市誌的記載，台南州於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西元1924）10月23日公告了斗六市區改正計畫及範圍，並於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西元1927）開始街屋興建，當年年9月4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對此更有詳細的說明：「...已將市場東畔一部

斗六市區改正 繼續進行
斗六市區改正。自一月中旬起。已將市場東畔之店舖一部十餘軒。先行著手。至八月中告竣。成爲二階建之壯觀。就此爲摸範建物。次將繼續自築成處起點。北至街頭媽祖廟。南即由福德廟起。至公園橫通止。近將著手進行。期以來春完成。街役場。經于去二十七八日。集諸店主。磋商一切。若此則街市可煥然一新矣。

〈斗六市區改正 繼續進行〉的新聞報導（取自昭和二年9月4日的台灣日日新報）

十餘軒。先行著手。至八月中告竣。成為二階建之壯觀。就此為模範建物。」此處所指的「二階建之壯觀」就是老街北從中華路，南到福德祠間的建築物，是斗六市區改正第一批改建的街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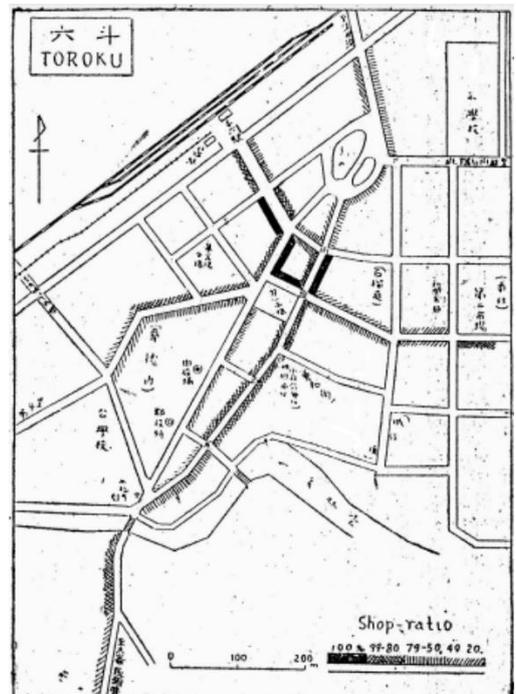
而從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西元 1930）前後發行的〈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一書中的太平路照片更是最佳的證明，照片中非常清



楚的看到中華路到福德祠間，東側是新穎壯觀的二樓街屋，而西側則是漢人傳統的市場，而之後市區改正的腳步，「次將繼續自築城處起點。北至街頭媽祖廟。南即由福德廟起至公園橫通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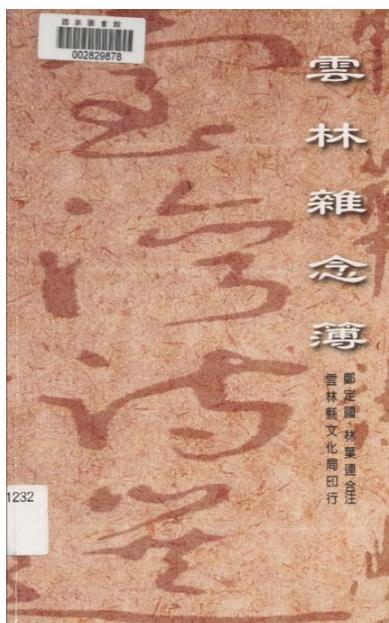
昭和二年間剛完成不久的老街新穎建築與對面的漢人傳統的市場(取自〈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

根據日本研究台灣聚落頗為知名的學者富田芳郎，在昭和十五年（民國二十九年，西元 1940）對「斗六街（日治時期的街等同鎮）」所做的調查，他提到「斗六之主要商店街之大街乃沿於通南北之鄉村聯絡道路而形成者。...延長有八百公尺，東方有凸面如弓狀，以舊媽祖廟址為中心，由此而北稱為街頭，南稱街尾。...此大街於昭和二年以來因市區改正，逐次施行改築店鋪...路面鋪裝尚未施行，預定近日興工，雖無照明之設施，全體亦可稱為近代的商店街。」



富田芳郎在昭和十五年對「斗六街」所做的調查中所繪製的地圖

整個日治時期太平老街在經過日人的街區改正之後，的確變得建物新穎、街道整齊，幾乎走一趟大街，就可以滿足人們生活上的各種



取自 <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9900007423/reade>

需求，正如日治時期出版的《雲林雜念簿》開頭所說：「雲林大街市，物件甚齊備」，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本歌仔冊，極具雲林在地特色的民間文學，唸歌中指出大街上販售「金針均木耳，蚵干烏魚子」、「烏蚶蠔仔，白帶紅龍蝦」，可說從南北貨到新鮮魚蝦、零食等食物，另外像是清潔用品、廚具、家用寢具等生活用品，還有祭拜用的金紙、香等，似乎也充分反應農業社會中人們日常生活所需以及重視宗教祭拜的習俗。而隨著時代的演變，眼鏡行也加入老街商店的行列，更可證明唯有太平老街能買到當時最新潮的物品。

市區改正計畫的確讓「大街」煥然一新，統治者更宣稱「民風日臻文明」。然而清朝街廓與台灣人的街坊緊密關係與舊有生活型態當然也不復存在，或許只能說，統治者挾著強大的威權作後盾，更因為改變後所帶來的方便與利益，也讓台灣人從不得不屈服到逐漸習慣。甚至隨著商況逐漸熱絡，能否在大街佔有一席之地，更是成為一種指標。筆者在一次的拜訪中，時任大街協會理事長關先生就告訴我，「當時要看你家是否有錢，就在於能不能在大街擁有一幢房屋」。然而，當我們細細品味大街上的每幢街屋、認真探究屋子的主人，我們更能發現大街更多元、豐富的價值。

「牌樓厝」高峰在大街

太平老街經過日人街區改正的拓路拆屋，帶來街屋強制、提前誕

生的催化因素，當然隨著屋主經濟也逐漸好轉，藉由混雜著日人所帶來的西洋古典風格、本地工匠的創意，建構了學者筆下「牌樓厝」立面裝飾的高峰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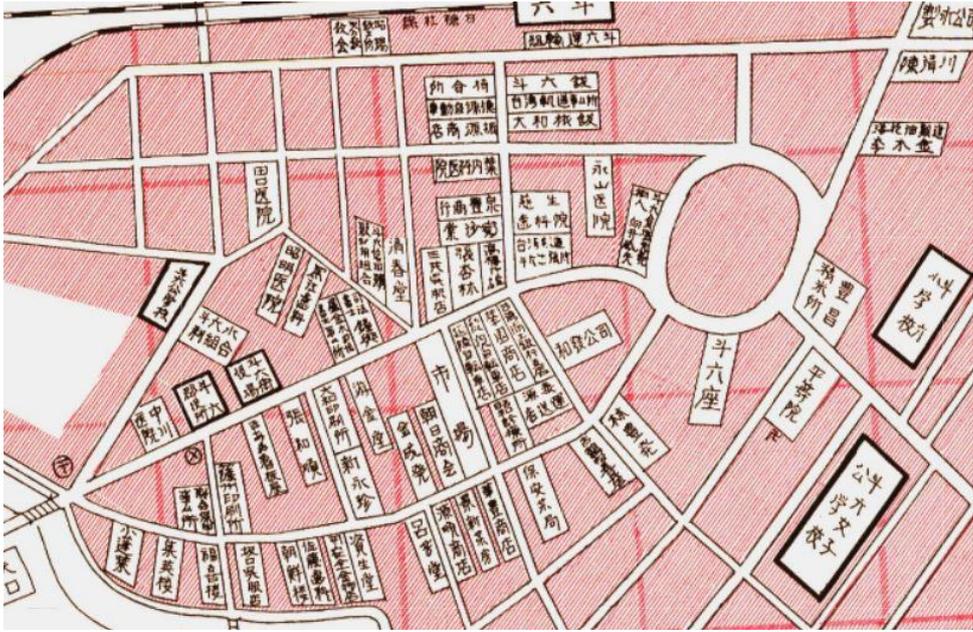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太平老街的街區改正始於昭和二年，富田芳郎描述了當時街屋的特徵--「二層之磚瓦水泥樓櫛比並排，兩邊均有亭子腳，為期建築形式赤磚露面，色調帶赤，難謂純粹之昭和型之建築，可謂大正型轉昭和型之遷移型者」，這段話可說是為太平老街前段的街屋的完工年代與建築風格做了最佳註解，綜合來說太平老街街屋是奠基在昭和初年從西洋古典式樣逐漸轉向現代式樣的過度，因而帶有濃厚的「折衷主義」風格。

奠定在這樣的時空與建築哲學的基調上，我們可以把這些街屋建築外觀立面由下而上分成四段。最下段是騎樓，藉放置方正且比例偏大的混凝土楣梁在兩側磚柱上，以現代簡潔取代大正街屋磚拱的古典。第二段的腰牆以泥塑或洗石工法，透過典雅的外框構成店號，有的以羅馬拼音，有的以中文來標示。第三段則是二樓，常見四根壁柱隔成三扇長型的平窗、拱窗或尖窗。至於最上段的山牆，可謂百家爭鳴，筆者以為頗有迪化街街屋牌樓的奔放趣味。



這幢「恆春元記」可謂太平街屋的代表

探訪巡遊太平老街不僅是賞心悅目的建築美學行旅，老街建築更是有形的史冊，為我們訴說了活生生的斗六城市發展與人物典故。



太平老街店家地圖（取自昭和十一年《嘉義市·斗六街·虎尾街·朴子街-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日治專賣的地方見證

在太平老街中，有一幢建築保存完整，不僅立面饒富中西合璧的趣味，本身所經營的買賣，更是日治時期專賣事業的販售制度的見證，可說是全台唯一以街屋形式，被完整保留的煙類專賣配銷人營業所建物。這幢建築位於太平路 91 號，一、二樓立面之間的腰牆下半招牌，寫著「官煙賣捌所」五個白色的大字非常醒目，初見之時，對於筆者來說更是有如發現寶藏的驚喜。



91 號的「官煙賣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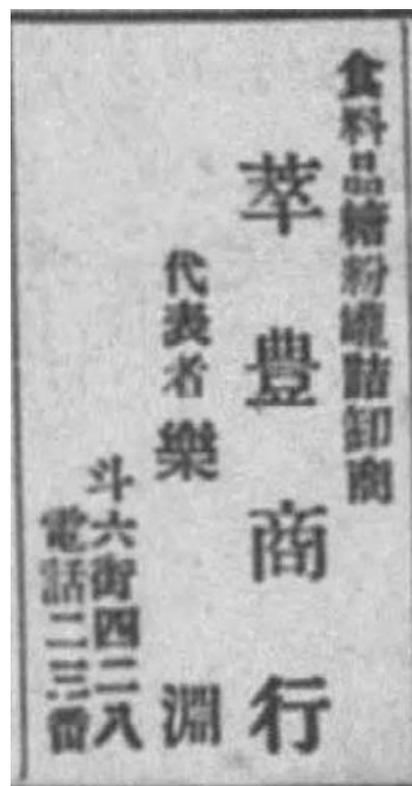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專賣事業，開始於明治三十年(西元 1897)

年 1 月規定鴉片專賣的『阿片專賣令』，之後陸續增加食鹽、樟腦、煙草、酒...等。專賣事業不僅立法保護，製造、運輸、銷售等，均由專賣機關全權負責。專賣的目的主要是基於財政考量，扮演殖民政府極為重要的財政來源，其收入平均可達台灣歲入的百分之四十。日人領台後大力推展菸草的種植，希望達到煙草生產自給自足的目的，也將之列入專賣的項目，甚至比日本國內煙草專賣制度還早一年實施。在煙製品的配銷制度，初期為三級制，依次為總配銷人、仲賣人（批發商）、小賣人（零售商）。總配銷人由專賣局指定，後兩者則由地方機關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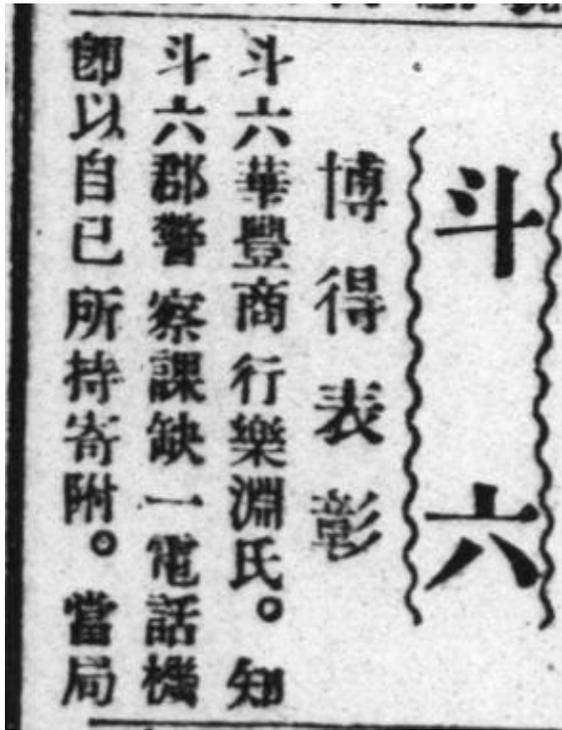
但是大正三年開始，因為各地批發商無特定銷售範圍，越區削價、惡性競爭的情形頻傳，甚至導致批發商賠本與資金週轉不靈，無法達成當局規定之銷量。主管當局乃廢除仲賣人，改為賣捌人（配銷人）與小賣人兩級，並且明訂「賣捌區」區域，嚴禁越區銷售。

「官煙賣捌所」本身為「萃豐商行」，經營各種食物原料的買賣，日治時期其住址為斗六街 428 號。當時能成為賣捌人均是地方著名的仕紳，且必須與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像是台北之辜顯榮、陳江流（出仕於保良局，助日軍綏撫地方）等。

「萃豐商行」的負責人樂淵原籍江西蕪州，光緒十年（西元 1884）來台辦理鹽務，就定居於雲林，因功先後受賞六品軍功及五品頂戴。樂淵因為精明能幹，日軍攻佔雲林後，被聘為民政署雇員，因協助評定地方有功，明治三十年獲授紳章。明治四十二年（西元 1909），



「萃豐商行」的廣告名片（取自《臺灣商工業案內總覽》，昭和 9 年出版）



昭和二年9月17日台灣日日新報樂淵捐贈電話機的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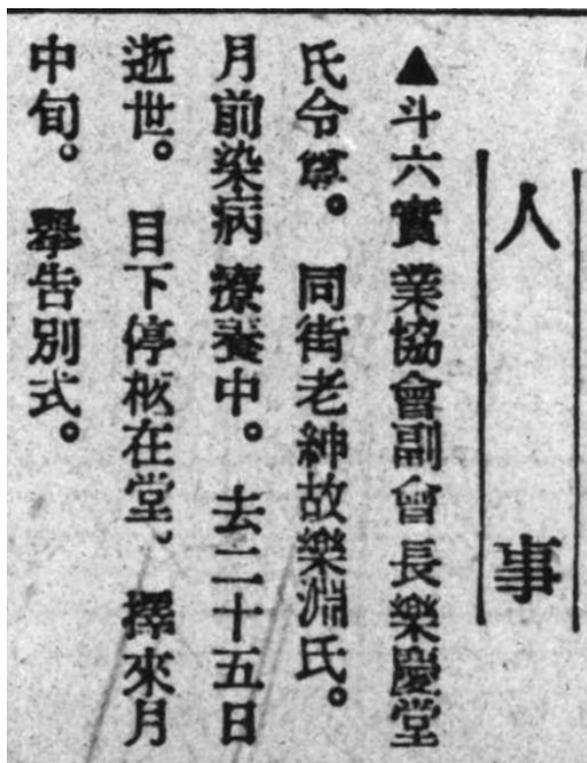
樂淵辭去雇員職務轉行經商，因為經營有成，加上能與地方官員保持良好關係，這可從一件事例來證明。昭和二年，《台灣日日新報》一篇小小的斗六地方消息以「獲得表彰」作為標題，內容正是樂淵在獲知斗六郡警察課欠缺一電話機後，便主動捐贈，獲當局肯定其用心，這或許是萃豐商行能夠被選定為官煙賣捌人的主要原因。更值得一提的是，斗六原來有兩位仲賣人，一為樂淵，另一為林本，隔年因為專賣制度的調整為該區只能有一仲賣人，當局還是選定樂淵。

然而，萃豐商行的建築也和他的歷史一樣值得關注。這幢建築具備西洋歷史式樣風格，但是在裝飾上卻用了很多華人建築的語彙。二樓女兒牆的類三角形的山頭是視覺的焦點，中央頂端是一隻展翅的飛鷹，下方是兩位披著飄帶的童子共同拖住中央的獎章。逐次往下降的對稱兩側各有凸柱，頂端是花瓶，平面各裝飾有一隻昂首的泥塑獅子。筆者以為，主人欲透過這些建築元素，傳達事業能在平穩中騰達的心願。



中西合璧的山牆裝飾

根據昭和九年（民國二十三，西元 1934）6 月 30 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樂淵 6 月 25 日因染病去世，從江西來台定居斗六，歷經清朝與日治，樂淵雖然不是大富大貴，但也能得到統治當局的肯定。或許有人會說，他在日治時期應該屬於所謂的「御用仕紳」，才能獲得菸草賣仲人的資格。但是當我們看到斗六市誌將他列在仕紳人物，與吳克明、黃紹膜同列，甚至以「剛毅而有義氣，聲譽頗佳，為眾所推崇」作為他一生的評語，應該也是一位講求信用、正派經營的商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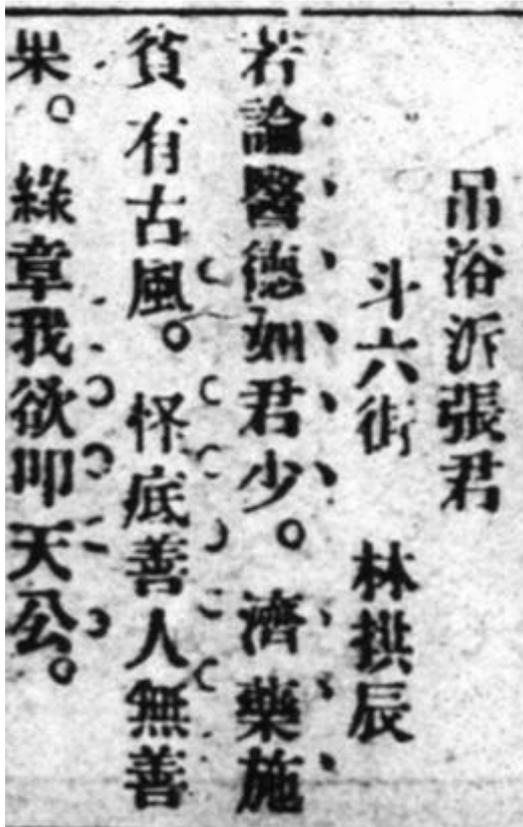
樂淵逝世的新聞（取自昭和9年6月30日台灣日日新報）

二十年前筆者初次邂逅太平老街，「官煙賣捌所」的影像一直深植心中，也是一個偶爾就會想要去解開的謎題，如今能從文獻大海中去拼湊出初步的答案，除了高興，更有一種期待。當太平老街想要走出如今眾多老街所陷入的死胡同，這幢建築物的特色、故事與意涵，絕對會是一個亮點。

匯聚漢醫與漢學的品芳堂

日治時期的太平老街上西醫與漢醫藥房數量很多，而其中唯一只有品芳堂是兼有中、西醫的藥房。品芳堂的原址位在土地公廟旁，現今太平路 135 號與 137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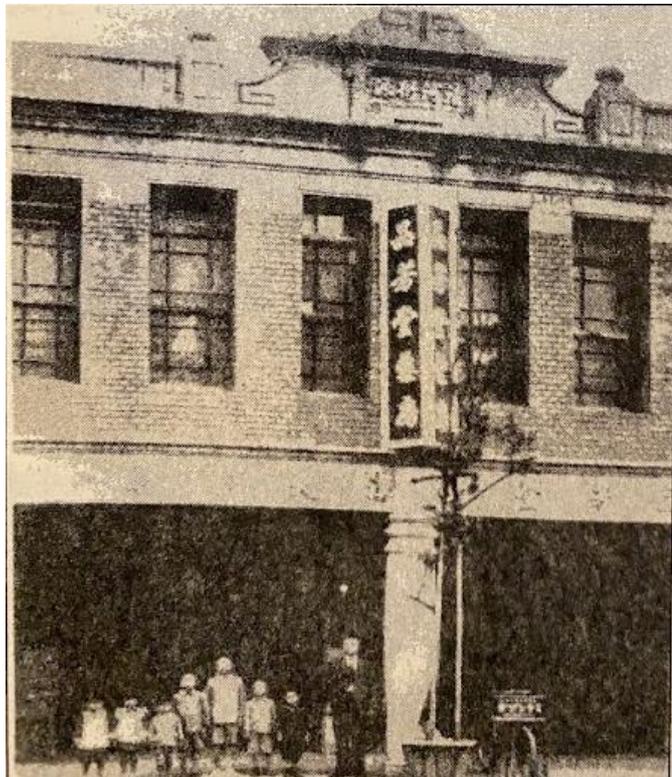
品芳堂藥房張家來台祖於康熙年間，自福建漳州府南靖縣渡海來



林拱辰弔念張浴沂的詩作(取自大正十四年6月台灣日日新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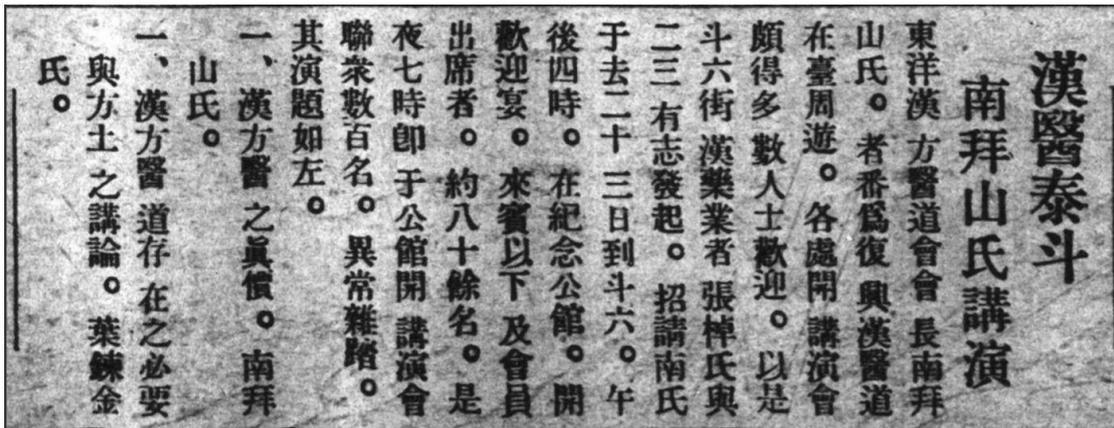
台，定居斗六後庄子。張淮(字浴沂)跟隨父親張作汝學習漢醫，日治時期在此開設「品芳堂老藥鋪」。據聞張淮醫術高明，少有能與之比擬者，而且對於家貧患者還給予救濟，可謂醫術高明、醫德亮節，因此被患者尊稱為「淮仙」。大正十四年張淮去世逝，斗六文人、紳商林拱辰，在《台灣日日新報》上還發表了一首〈吊浴沂張君〉來紀念他。詩首一開始便點出「若論醫德如君少 濟藥施貧有古風」，因為痛失摯友與良醫，詩末林拱辰更痛心讓如此善人驟逝，責怪上天為何如此！

張淮次子張立卿到日本留學，日治大正十年進入東京立教大商學院預科，大正十年畢業後原本要繼續就讀大學，但因為父親張淮去逝，便結束學業返回斗六繼承品芳堂家業。返台後，張立卿更把品芳堂擴大營業，不僅將建築重新翻修，還將店面擴大為雙店面，除了原來的中藥之外，也開始販售西藥。



日治時期重新整修的品方堂藥局(筆者翻拍)

儘管張立卿並未親自執業，而是聘請兩位漢醫駐診。然而他在中藥方面的學養卻仍持續精進。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西元 1930）6 月間，著名的東洋漢方醫道會會長南拜山訪台，他與其他漢藥業者，特別邀請南拜山親臨斗六，在斗六紀念館進行歡迎宴會之外，南拜山並以「漢方藥之真價」為題進行演講。



南拜山訪台的新聞（取自昭和五年 6 月 30 日台灣日日新報）

戰後，張立卿憑藉祖傳的漢醫脈理學養及心得，前往南京參加中醫特考，成為雲林首位具有中醫執照的醫師。張立卿的弟弟張乃賡為留日醫學博士，返台後到嘉義開設西醫院，但也以品芳為名。張立卿對於承襲自祖父的中醫家業感受深刻更引以為榮，民國四十八年他六十一歲之際，寫下了〈六十一書懷〉一詩：

一門三代學中醫，祖澤綿延濟建基。
 慈愛濟人憑藥石，謙恭作則紹箕裘。
 耶穌信奉存仁義，孔教遵從讀史書。
 幸獨向平心已遂，安居樂業解雙頤。

張家在斗六不僅以三代漢醫傳為美談，更是斗六地區漢學與傳統文風的大力倡導者。大正十年（民國十年，西元 1921）張淮和另一仕紳林承訓成立斗六的第一個詩社「斗山吟社」，邀前清秀才黃紹謨為

詞宗開班授徒，詩社的聚會也都在品芳堂藥房。也因此，儘管日人推動新式的教育，斗六工商業也逐漸發達，但是斗六傳統文風仍然鼎盛，且是漢學重鎮之一。至於張立卿不僅是「斗山吟社」的社員，對於傳統文學提倡不遺餘力，同時也有很多漢詩作品，是橫跨日治與戰後的重要漢詩詩人。

品芳堂不僅是日治時期大街上非常重要的中藥基地，更是斗六漢學的大本營。只可惜，今日吾人重回品芳堂原址，已經變成一幢五層樓房。那幢張立卿所重蓋的品芳堂藥房，只能從老照片中欣賞其折衷式樣風格，以及二樓山頭泥塑的「清河衍派」張姓堂號。不過那中藥的香氣與漢學的芬芳，好像還殘存在空氣中。



由黃紹謨題贈的品芳堂匾額

俠醫陳篡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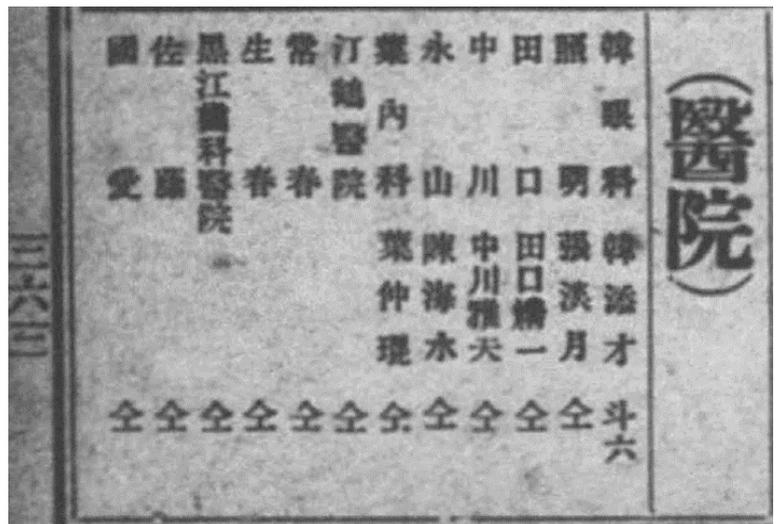
行到街尾，兩幢連在一起的街屋，二樓最上方女兒牆山頭有線條柔美的花草裝飾，二樓立面為四柱三窗，中間為收頭三角形的長窗，



陳篡地的眼科診所

兩側為長拱窗，因此窗戶上緣構成了一道兼具柔美與剛毅的線條。整幢建築立面都沒有看到任何的店招，反到是一、二樓的腰牆有寓意「喜上梅梢」的泥塑圖案，白色的樹枝與雀鳥，配上盛開的紅色梅花，顯得清麗而優雅。這幢建築在太平老街中並不特別引人注目，但是曾經的一位主人，卻是令人可歌可泣的俠醫陳篡地。

根據昭和九年（民國二十三年，西元 1934）出版的《臺灣商工業案內總覽》，這幢建築原為韓添才醫師所開的韓眼科，韓添才為斗六人，自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先進入「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服務，後來應故鄉人士的邀請返鄉開業。然而韓添才英年早逝，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西元 1938）他三十二歲就因病辭世，其父韓佳江還將其節餘的喪葬費捐為國防獻金。



韓眼科名錄（取自《臺灣商工業案內總覽》，昭和九年出版）

韓眼科後來由彰化二水人陳篡地接手，並改名為「陳眼科」（一說建安醫院）。陳篡地中學畢業後，就前往日本就讀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現在的大阪醫科大學）。回台後，先在斗南開業，後來才到斗六行醫，而其夫人謝玉露也是一位婦產科醫師。謝玉露故鄉在彰化和美，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西元 1929）年台南州立嘉義高等女學校（今嘉義女中）畢業後，進入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就讀。返台後，輾轉到嘉義市榮町開業設立「至誠醫院」。經嘉義醫師公會會長黃文陶之介紹，與陳篡地結婚，後來也到斗六開業。

謝玉露醫術高明，民國四十年 3 月 30 日的臺灣民聲日報上，有

『鳴謝斗六至誠婦產科醫院陳海永醫師啟事』

內子于本月廿四日產前出血不止危險萬分經陳海永謝玉露醫師施行手術于二小時內脫險母子安全心感之餘特此鳴謝

診所地址 永山雲林縣斗六鎮 信義里愛國路廿四號 太平里太平路六八號

傳 繼 農 敬 啓

一則不算小的〈鳴謝斗六至誠、永山婦產科醫院謝玉露、陳海永醫師〉啟事，這是一位傅姓民眾感謝兩位醫師不遺餘力救治其產前內出血的太太，最後終能母子平安。謝玉露對婦女地位提升也不遺餘力，曾擔任台南縣婦女會理事長，並兼任斗六婦女會會長。

陳篡地視病如親在斗六深受民眾的肯定，而慷慨好義的個性與崇尚正義的價值觀，在二二八事件中嶄露無遺，甚至領導民眾組成「斗六治安維持會」，當時面臨國民政府的武力鎮壓，他統率「斗六隊」攻打虎尾機場。當國軍進攻斗六市區，還發生小規模的市街巷戰。陳篡地眼見鄉民難以抵抗正規軍隊而遭受殺害，更不忍雙方在市區的戰鬥將導致無辜的傷亡和財產損失，便帶領眾人撤往小梅、樟湖一帶的山區進行游擊戰。

感謝謝玉露的啟事
（取自 1951 年 3 月 30 日臺灣民聲日報）

最後因得不到後援，陳篡地不得不解散部隊，讓隊員各自逃生以減少不必要的犧牲，他自己潛逃回故居二水陳家大厝後方的山區。陳

篡地躲藏達六年之後，在民國四十一年遭人檢舉而被軍警圍困，後來在其同學在謝東閔居間協調後，國民政府同意確保其安全，陳篡地才出面投降，並在隔年獲釋。為了就近監管，陳篡地被迫將醫院遷至台北後火車站附近。

身為一位醫生，陳篡地除了懸壺濟世，更多了許多傳奇與俠義。他在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讀書時，就曾經因參加左派的社團活動而入獄，但因為在校成績優異，教授將他保釋出來並給予補考機會，最終才拿到畢業證書。當日本將侵略的矛頭指向東南亞時，他被徵召去越南當軍醫，大戰後還在越南參加過越共的游擊戰，因此習得武器與相關戰爭的知識與經驗，也因此有二二八事件中他能帶領斗六的反抗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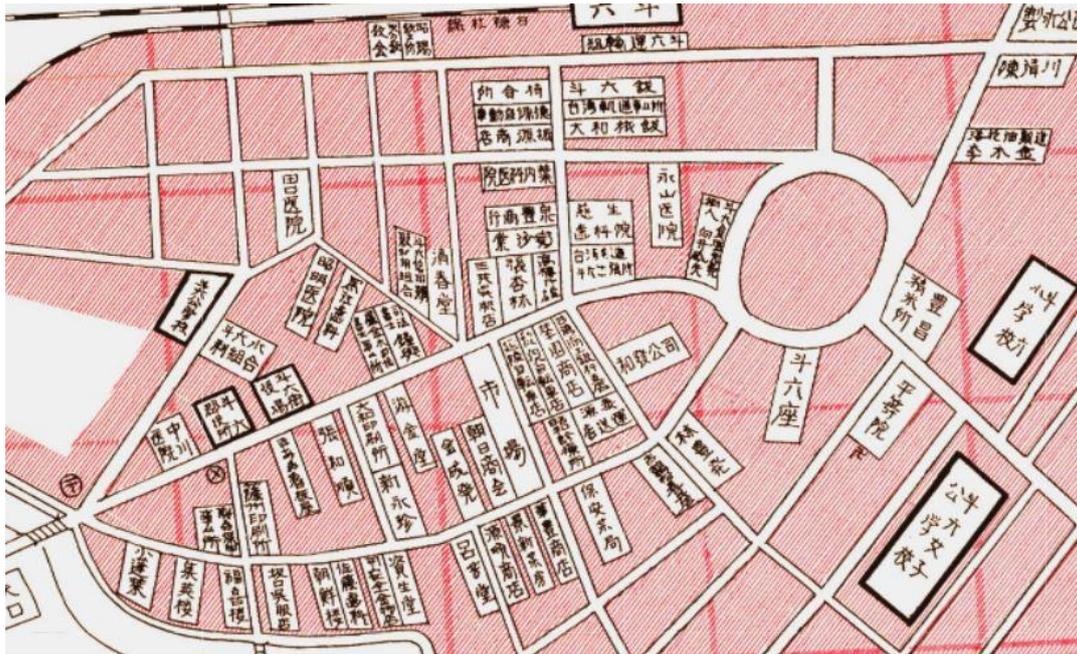
陳篡地醫師（取自雲林國家文化記憶庫）

站在這幢不是多數遊客會停駐的街屋前，筆者搜尋著陳篡地曾經在此出出入入的身影--騎樓下與左鄰右舍噓寒問暖，在診所中為在地的居民細心治療眼疾，在二樓的窗邊與妻子、子女共話家常，他更曾經在這段如今仍然典雅的建物和街道中，與曾經讓他和台灣百姓翹首盼望的「祖國軍隊」互以槍枝相向，最後不得不離開原以為和妻子可以永遠安居的斗六...

太平老街原來不只百年建物所建構的瑰麗風情，更有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與正義熱血的典範人物，而陳篡地所遭遇的那段暗黑歷史，卻讓屋前的梅花更顯光潔，當筆者再回首這長長街屋，陳篡地醫師彷彿就在那燈火闌珊處。



腰牆梅花襯托陳篡地高潔的风格



從地圖左下方可以看出「街尾」幾家酒樓後方就是雲林溪蜿蜒流過
 （取自昭和十一年《嘉義市·斗六街·虎尾街·朴子街-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雲林記是奠基在真實的時空舞台上的記實小說，從字裡行間帶領讀者重回昔日那以台日美食與五光十色交織的太平路街尾：已經停業的朝鮮樓，門口還貼著欲尋找主人方式的紙條；空蕩的門前成了附近人家曬蔥頭的最佳場地，似乎也訴說著即便經過現代化的洗禮，那舊日的台灣人情味和生活方式仍未遠去；具有紅樓風情的紅磚集英樓；西川滿這趟斗六行中提到最多次的義賓閣...等。



上開賓義……娘花と湯骨排

義賓閣後方緊臨雲林溪（翻拍自雲林記一書）

西川滿在街上漫步後，來到義賓閣這家才開幕一年的料亭吃午餐，邂逅了店裡會彈揚琴的藝旦小青。小青和他分享著水鬼的遊戲與兒時的生活，更唱起了他小時候的兒歌。清純的她引起了西川滿的遐想，也包含對小青家鄉芎蕉腳的探究興趣，因為芎蕉腳是「雲林事件」匪首之一林新慶的根據地。

當天傍晚，穿過斗六公園欲回到住宿的紀念公館，他看到在夜色中點亮燈光的義賓閣，變得華麗燦爛，以及濃妝艷抹的酒女，還發出喃喃的嬌聲，兩者都不同於白天的淡雅，少了白天那份清純的義賓閣，似乎讓他有點失望。就在西川滿準備離開的那天清晨，深霧壟罩了斗六街，他走過斗六大橋，途經還在「睡夢中」的義賓閣，更不自主地想到小青應該也還在睡夢中，在斗六糖鐵的汽笛催促下，他登上了五分車，想必義賓閣會永遠是他回憶相簿中的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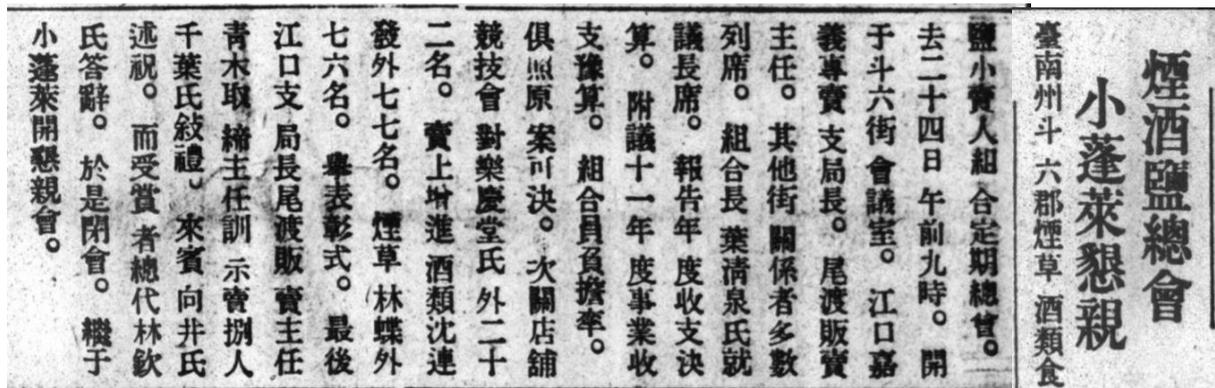
「斗六江山樓」--小蓬萊

位於街尾最盡頭的小蓬萊，應該是一間頗受歡迎的料亭，在日治時期報紙中第一次見報，是昭和四年5月，有數位斗六郡警察官吏巡查調職，同事在小蓬萊為他們開送別會。同年的十月又有一位巡查調回斗六郡警察課，和另一位巡查退休，大家又再度來到小蓬萊聚會。而不只「大人」喜歡到小蓬萊，根據昭和九年8月間的《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斗六公學校第二十二屆同學，畢業後十年第一次舉行同學會，也在這裡召開。

斗六警官異動
斗六郡警察官吏異動。于去五日發表。溝子垣岩男巡查。轉勤斗南。以蔣桐佐田巡查補其缺。永江巡查轉入戶口係。俵巡查補其缺。松尾巡查昇為第二保受持。川口巡查轉於蔣桐。張龍溪氏轉大北勢。古天送氏。轉外勤。王大倫氏補其缺。又大場巡查勇退。于去五日夜。在小蓬萊料亭。由同僚為開送別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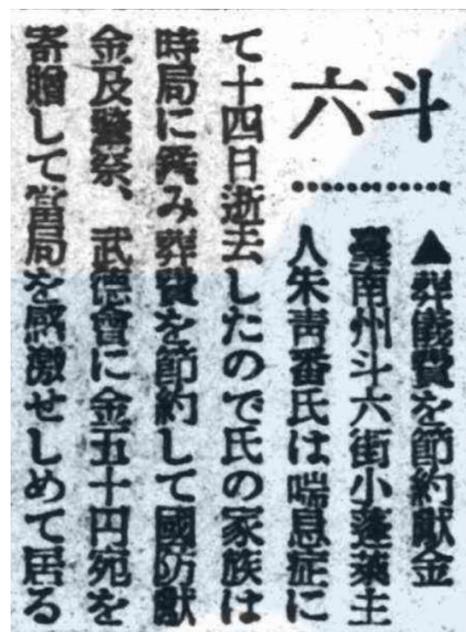
警官調職在小蓬萊舉行宴飲的新聞（取自昭和四年5月8日台灣日日新報）

昭和十一年7月嘉義專賣支局煙酒鹽定期總會由支局長主持，支局販賣主任、取締主任，以及斗六地區的相關專賣人與商業代表皆前來出席，可說是斗六一年一度的專賣事務的大會，會議結束後眾人則轉移到小蓬萊會餐聯誼。看來，不只民間的聚會，就連官方的會後宴客也是選在小蓬萊，可見這家料亭在當時斗六街居民，特別是「內地人」眼中，必定具有絕佳的地位，更不禁讓筆者想起在台北的江山樓。



昭和十一年7月間台南州斗六郡菸酒鹽總會於小蓬萊舉行懇親會的台灣日日新報新聞

至於小蓬萊的主人是誰，根據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西元1938）11月間的《台灣日日新報》一則報導，指出店主人朱青番氏前日因氣喘病而去世，家人將其節省下來的喪葬費五十円捐贈為國防獻金之用，時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台灣也進入皇民化時代，這「回饋國家」是基於日後能受當有關當局的持續關照，還是有點半推半就的不樂之捐，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此一舉措，卻受到有關當局的感謝，並透過官方的報紙宣揚，更讓人更到統治者拉攏台灣人的處心積慮。



關於小蓬萊人朱青番氏去逝，家人擲節喪葬費捐作國防獻金的報導（取自昭和十三年11月台灣日日新報）

日人戰敗撤台，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小蓬萊的經營並沒有因為統治者的更換而受到影響。根據民國三十七年 11 間的民聲日報報導，斗六的鎮政記者招待說明會，於 26 日中午在小蓬萊舉行。想必小蓬萊應該經營得當，能夠走過日治末期的肅殺與國民政府治台初期的動盪。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間的民聲日報刊載的小蓬萊新聞

現在來到街尾，老建築大部分都已改建，西川滿筆下的燈紅酒綠已經難覓蹤跡，倒是雲林溪在歷經暗無天日三十幾年後，藉由汗水截流及生態工法，將重新與人們見面，那些長年被埋沒的人文故事與自然風光，正與太平老街聯手，重塑斗六成為兼具文化、生態的城鎮。相信日後，當我們走在太平路街尾，透過西川滿的雲林記，白天可以欣賞雲林溪旖旎風光，到了晚上耳邊或許會傳來小青在揚琴伴奏中的清麗歌聲。

老屋修復的同時也重建家族歷史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6 月中，街尾的仁德老宅完成雲林縣〈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讓這幢老宅重新披上往日的光彩。目前位於街尾的另一幢張家竹管厝，也正在執行這項計畫的。「太平大街發展協會」的張妙祝小姐是張家的第五代，九十七年她從北部返鄉，開始投

入老街保存與再造，目前也是協會的常務理事。一百零九年九月初，筆者初次造訪這座古宅，她很熱心地展示這幢保留清朝樣貌的街屋：一層樓的建物，內部還是用竹子做材料的穿斗式屋架，牆壁也是編竹夾泥牆。儘管歷經時間的侵蝕，房屋已有老態，但是張小姐卻覺得「保留老屋、延續記憶」是太平路老街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而且整個太平路目前就只剩下兩幢這樣的房子。

張小姐九十七年就開始自費整修自家的舊宅，她表示當時要修復這房子時，儘管和姊妹們達成共識要進行老屋的保存與修建，然而，最大的阻力卻是來自在這房子生活了將近八十年的父親。為此，她們姊妹費盡心思與父親溝通，還帶父親去看不同的老房子保存的個案，最終才獲得父親的支持。

然而，當時他們找了前三組工班，都認為這房子要完全改建，甚至有人主動建議重新改建後可以把店面出租，他們可以幫忙仲介房客。後來終於有一組工班認同她的理念，而這第一次的整修，也將原本以做生意為取向的老屋，改成以著重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間安排。

之後又進行幾次的自費修復，都是以治標為主，到了一百零八年因為漏水問題，業者告訴她，這房子已經不是做局部整修可以解決，而必須做徹底整建，因為自己長期參與推動雲林縣〈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因此也向文化部提出申請，到了一百零九年通過計畫。

一百一十一年七月，一個下著磅礴大雨的午後，筆者再次造訪這座開始進行保存再生計畫的老宅，屋頂被拆了，木頭、竹管的梁柱也被卸下，部分工班加緊屋頂修復，張小姐和工班在雨中討論工作進度，筆者也看到張小姐對老屋光采再現的期待。那天她特別跟筆者提到，這幾年她走過自家老宅修復的歲月，更是探索先人生活的旅程，同時也藉此重建了家族歷史。她從許多戶籍資料申請，以及對長輩的訪談，發現張家自大正三年即遷居至太平老街，她的曾曾祖父、曾祖父都以



勘輿為業。筆者也以為，當我們還能夠從多數「牌樓厝」街屋閱讀日治時期的老街歷史，但只能從文獻去拼湊斗六大街在清朝的發展，張家舊宅的繼續挺立，將是最具說服力的見證，更難能可貴的是修屋的同時也建立了家族故事與家人共識的凝固。

在雨中持續進行修復的張家竹管厝古宅
(筆者攝於民國 111 年 7 月)

同樣的，前述的仁德老宅，也是在修復的計畫申請之際，申請人才開始對家族的長輩進行訪談，讓這幢昔日作為大街上非常重要的碾米廠的風光日子再現，也才能在日治時期栽培子孫赴日留學，而家族中最出名者不啻為留日經濟學博士劉進慶。



已經修復完成的仁德老宅 (筆者攝於民國 111 年 7 月)

民間的意願加上官方經費的奧援，太平老街私有老宅的修復，是一場正在展開的長程馬拉松接力賽，街中的永和銀樓則是下一個提出申請的老屋，當老街未來尚未定調，陸續修復的老屋希望能帶動居民，一起延續老街的下一個光輝的百年。老屋的修復，不僅展延房屋壽命、重回昔日光彩，更可貴的是能讓原屋主的日常生活、經濟活動延續，而整修後的老屋扮演在地文化保存與傳承的尖兵，透過公益、教育性質的開放，讓更多人有機會去接觸與認識舊建築的美好，以及屋主的生命故事。

開創老街動態保存：常民生活繼續與產業深化轉型

太平老街比較具有組織性的保存與再造活動，可追溯自民國八十八年，雲科大開始在老街展開〈太平老街新風貌〉計畫，在逐漸喚起老街居民自覺後，住戶們進而組成〈斗六市大街發展協會〉，時至今日已有二十幾年。儘管並非所有住戶都是會員，(一百零二年開始也開放給關心老街的人們參與)，但是的確可以看到，這幾年正在悄悄展開一場奠基在常民生活保存為基調的老街保存與再造運動。

現在的雲林謝淑亞副縣長，曾經在民國一百年到一百零七年擔任斗六市市長，在接受筆者訪談時提到，一百年前後老街道路鋪設磁磚作為人行步道，但未完全管制汽車，重車輾壓造成破壞，未能獲多數居民認同，所以又有改回柏油路的聲音。她認為行政單位既不宜也無法提供全面的人力、財力與物力來完全主導老街的發展方向，如何經由多數在地居民自發的討論，藉由長時間的共識凝聚，絕對是最重要的過程。

筆者幾次假日探訪太平老街，卻發現這裡遊人三三兩兩，反而顯得更加清幽。值得注意的是，另幾次非假日前來，兩家老街上老斗六人很喜歡的街中福德祠煎粿與街尾的老街碗粿，倒是人來人往，尤其是老街碗粿常常到了下午三、四點就賣光。看來，太平老街依然是配合在地人的生活步調，而非以觀光客作為主要消費族群。

當再仔細分析，這裡也不若強調發展觀光的其他老街吸引連鎖商

店的進駐，有時讓人覺得不知身處何方？就算有部分如此類型的店家，也常常無法持續。筆者就注意到，一、兩年前一家木藝品連鎖店，在今年中就已經退場。倒是不少店家仍舊持續舊日的經營，例如銀樓、中藥行、診所、服飾店，始終扮演滿足斗六人生活所需的商業場域。

前任協會關理事長所說，他們不想像多數老街以觀光、消費作為主要的策略，而是希望能讓老街保有舊建築，居民也如常生活。正如同一百零八年 10 月間，筆者訪問了街中「龍泉藥房」的莊老太太，這家藥房已歇業，兒孫多在外地發展，轉為兼營老街郵務。當天莊老太太坐在店門口，偶爾來辦理寄信的老鄰居，他們就會寒暄幾句，關心彼此的生活。儘管老招牌雖然容顏已舊，店內中藥櫃陳設依舊，但莊老太太從民國六十年代嫁到此地的老街生活卻能仍然持續...

然而，面對時代的不斷往前遞演，這些老店家的「生計」卻仍然是難以避免的議題。張小姐倒是樂觀提到老街產業的永續經營，民國一百零五年他們與雲科大結合，開始進行〈街角博物館〉計畫，選取以老街具有歷史脈絡的產業，逐步建立店家的歷史、經營的特色，讓前來老街的旅人能進行深度的探遊、學習，讓老屋保存、產業永續經營與深耕轉型，而不是只強調觀光消費的短線操作！

每幢老屋都是一本好書

或許是開發腳步緩慢而因禍得福、或許是前車之鑑能引以為戒，筆者以為太平老街居民在長時間的觀察、思考後，揉和交互了「常民生活繼續」與「產業深化轉型」，開創一種台灣前所未見的「老街動態保存」的模式，相信是能夠兼顧古蹟保存永續、常民生活持續與經濟轉型延續。

行筆至此，再翻閱西川滿的〈雲林記〉，已經不再是筆者心中太平老街的主要圖像，因為每幢老屋都是一本值得閱讀的好書...